

养家庭暂时避难。现在有一批给青少年的读物都以此为背景。”陆小宁对《新民周刊》表示，而对于诺曼底登陆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纪念日，“比如去年 CBBC (BBC 为儿童设置的网页和频道)，就普及了 D-Day 知识”。

最近，陆小宁在英媒上看到了一项调查，结果显示近一半的年轻人不知道 D-Day (诺曼底登陆日) 是什么。该项调查由英联邦战争墓地委员会 (CWGC) 发起，参与调查的 2000 人中，只有 48% 的 18 至 34 岁的年轻人知道 D-Day 是盟军部队在 1944 年 6 月 6 日登陆诺曼底海滩的日子。但当对所有年龄组进行调查时，这一比例上升到 59%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21% 的年轻人表示，自己根本不知道 D-Day 是什么，更有 12% 的人认为，它是“德国无条件向盟军投降的那一天”。

此外，22% 的年轻人认为，没有必要纪念它或举办类似的纪念活动。10% 的年轻人表示，他们觉得纪念活动“无聊”和“重复”，并补充说“钱可以更好地用在其他地方”。但所有年龄组中，61% 的受访者表示，诺曼底登陆的周年纪念将提供一个反思的机会。

对此，陆小宁并不吃惊，她随后向记者展示了女儿的初中历史教科书，其中对于诺曼底登陆的内容几乎没有。

朱联璧则告诉记者，英国的教育是比较去中心化的，学过历史的人挺多，但英国目前没有全国统一的教科书，每个人学习的内容都不一样，“当然世界大战的历史课上会讲一点。相对来说，基础教育里面谈一战比较多，二战相比之下更多的是谈国际关系、纳粹德国有

关的问题”。据她了解，和诺曼底登陆有关的内容属于军事史，但在英国中学的历史教育里，军事史是相对边缘化的内容，外交 (侧重国际关系) 和内政 (大选和政府政策) 的比重更大一点。

“就算是专题性的教科书，提到诺曼底登陆的篇幅也不长。关于诺曼底登陆及后续战役的新研究还是有的，尤其是在逢十的年份前后会有新作出版，不过这类著作的社会普及度并不是很高。新出版的导读类著作对诺曼底登陆的介绍也是点到即止，并不深入。”朱联璧表示，英国年轻人本身缺少对诺曼底登陆的了解，再加上他们知道政府主导的政治纪念背后都有公民教育的目的，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兴趣了。

“英国年轻人整体来说对外部世界的态度是比较冷淡的，没有什么兴趣和好奇心。因为全世界人想去英国的大多会说英语，英国年轻一代大多缺乏学习其他语言，了解其他国家文化和历史的动机。至于 80 年前的二战史，以及 110 年前的一战史，确实发生过了，但是和当下的关系太遥远了，也不会关联到什么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的人”。



左图：在诺曼底 La Cambe 的德军墓地。

微妙的德国人

相比起位于英国朴茨茅斯的诺曼底纪念馆，法国诺曼底的纪念场馆更多，且更有名。当年的五个抢滩登陆点，如今已经成为人们嬉戏的平静的海滩，丝毫看不出当年的血腥与残酷。但海滩上的各式纪念碑，却时刻提醒着人们，关于战争的残酷，关于逝去的生命。

卡昂 (Caen) 位于诺曼底中心，是该地区第二大城市。建于 1988 年的卡昂和平纪念馆位于城西北郊，是第一个有关诺曼底登陆战役的纪念馆，也是来卡昂者必到之地。

纪念馆造型简洁，馆外一侧是参战各国的国旗，一侧的玻璃墙内则存放了各国送来的石碑，铭刻着世界各国人民对战争的记忆，对和平的守望。

馆内大量珍贵历史照片使人们仿佛回到那个炮火纷飞的年代，飞机坦克复制品、参战士兵的诀别书等实物吸引访客久久驻足。利用多媒体检索设备，访客能轻松查到诺曼底战役的每个细节。

此外，根据战后统计，在诺曼底地区的公墓内，埋葬了不少于 80000 名德国军人，其中最大一座墓地内有两万多人，大部分都是 1944 年 6 月至 8 月间的德军战死者。

“卡昂如今吸引了抚今追昔的各国游客，但其中只有 1% 来自德国，尽管当地为德国游客设置了德文网站，开发了德文的导游手册。”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、“欧洲文明研究特色研究生班”负责人、德国研究学者胡春春告诉《新民周刊》，“这